

中国孔子基金会 编
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

历代学者求学的故事

青岛出版社

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五十周年书系



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五十周年书系

历代学者求学的故事

中国孔子基金会 编
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

青 岛 出 版 社

鲁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代学者求学的故事/姜士林等著. — 青岛:青岛出版社, 1999. 10

ISBN 7-5436-2138-X

I. 历… II. 姜… III. 求学故事 IV. G·8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9)第 50014 号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历代学者求学的故事 |
| 著 者 | 姜士林等 |
| 出版发行 | 青岛出版社 |
| 社 址 |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(266071) |
| 邮购电话 | (0532)5814750 5814611-20 |
| 责任编辑 | 杨敏青 郝 仁 |
| 装帧设计 | 郝 仁 |
| 印 刷 | 青岛人民印刷厂 |
| 出版日期 |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,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开 本 | 32 开(850×1168 毫米) |
| 印 张 | 12.50 |
| 插 页 | 4 |
| 字 数 | 315 千字 |
| 印 数 | 1~2000 |
| ISBN | 7-5436-2138-X/G·842 |
| 定 价 | 20.00 元 |

编辑委员会

主 编	姜士林	王增昌			
编 委	刘俊杰	王晓昱	刘东锋	夏 越	
	王锡婷	万 静	丁雪松	刘德刚	
	叶含勇	咎红霞	吴惠兰	陈 彦	
	王素梅	李开敏	毕 诚	朱 萍	
	宋珂君				

目 录

- 孔子及孔门弟子 / 幼年求学[1] 不耻下问[4] 苦练驭、射[7] 钻研音乐[11] 创办私学[15] 陋巷圣贤颜回[20] 文武全才子路[23]
- 荀 子 / 稷下拜师[28]
- 孟 子 / 孟居三迁[31]
- 陆 贾 / 学问源于生活[35] 潜心治学著《新语》[39]
- 贾 谊 / 小园受训[41] 研读古书[43] 求知市井[45]
- 董仲舒 / 三年不窥园[49] 不辨马雄雌[52] 自满易受损[53] 终身求学问[56]
- 司马迁 / 耕读龙门[57] 长安学艺[59] 游学天下[60] 出使“夜郎”[63] 潜心著史[64]
- 桓 谭 / 处处留心皆学问[65] 智辩“盖天”[67] 巧驳“长生”[71] 勇斥“龙王”[73]
- 王 充 / 寒门才子[74] 少年持重[76] 慎思明辨[79] 实践出真知[82]
- 杨 雄 / 超越尘俗 安于读书[84] 精选书目[86] 不耻下问[87] 秉烛夜读[90]
- 班 固 / 严于律己[92] 才惊王充[93] 专心致志[95] 写书风波[96]

- 刘 向 / 少年立志[97] 《谷梁》、《公羊》之争[100] 著书立说[104]
整理皇家图书[106]
- 刘 歆 / 编著《七略》[109] 今文古文之争[110]
- 张 衡 / 儿时梦想[114] 京师游学[116] 制造浑天仪[119] 制造地
动仪[120]
- 曹 植 / 七步成诗[122] 少年勤学[123] 登台献诗[126]
- 刘 勰 / 寺院思学[128] 志存高远[130] 巨著铭世[132]
- 王 弼 / 后生可畏[134] 注释《老子》[137] 专心治学[139]
- 王 通 / 拜父为师[140] 离家远游[144]
- 王羲之 / 时不我待[147] 吃馍蘸墨[150] 鹅与书法[153]
- 李 白 / 静读在安陆[155] 拜师许宣平[157]
- 杜 甫 / 读万卷书[159]
- 韩 愈 / 河阳孤子[162] 恃才取功名[165]
- 李 翱 / 花园听读[166] 游山启示[168]
- 刘禹锡 / 两个知己[169]
- 白居易 / 长安求学[173] 乡间苦读[176]
- 胡 瑗 / 求学经历[181] 热心教育[182] 分斋教学[183]
- 司马光 / 童年睿智[185] 修纂《资治通鉴》[187]
- 邵 雍 / 艰苦求学[189] 安贫乐道[191]
- 周敦颐 / 识高徒众[193] 超脱世俗[196]
- 张 载 / 幸遇名师[198] 虚怀若谷[200]
- 王安石 / 少年心路[203] 独立不惑[205] 学以致用[207]
- 程 颢 / 少年立志[209] 孔孟真传[211]
- 程 颐 / 程门立雪[213] 潜心治学[215]
- 朱 熹 / 锐意求知[216] 好疑善悟[218] 鹅湖之会[220]

- 张 栻 / “圣门有人”[223] 朱张会讲[225]
- 陈 亮 / 读书与报国[227] 治学与交友[230]
- 吕祖谦 / 家学与师教[233] 严谨治学[236] 博采众长[240]
- 范仲淹 / 食粥与读书[244] 尊师与敬友[246] 育人与荐才[248]
- 沈 括 / 研究天文[252] 实事求是[254] 学以致用[255]
- 李 觏 / 早年勤学[257] 一生求真[259]
- 苏 洵 / 不为声律所敷[264] 发愤读书[266] 焚烧书稿[267] 潜心写作[268] 父子同学[270]
- 苏 轼 / 雏志凌云[272] 独立思考[274] 下苦功夫[275] 读书良策[276] 机智对答[278] 贵在出新[278]
- 苏 辙 / 勤奋苦读[281] 沉思不惑[283] 谨重细心[284] 游历长识[285]
- 陆九渊 / 胸有大志[287] 朱陆之争[288] 象山讲学[291]
- 王阳明 / 豪迈少年[295] 学海求索[298] 龙场顿悟[301] 创立学派[304]
- 黄宗羲 / 变革学风[307] 学贵践履[309]
- 顾炎武 / 学术救国[311] 游学四方[314] 经世致用[315]
- 王廷相 / 日记千言[317] 学习古人[319] 亳州施教[320] 南京辩学[323]
- 朱之瑜 / 学习如盖房[325] 明志为上[327] 处处皆学问[330] 拐杖与脚[332]
- 颜 元 / 学习靠自觉[333] 不做假秀才[335] 学生与“先生”[337] 驳斥假名人[338] 树立新学风[340]
- 王夫之 / 少年俊才[341] 互帮互学[343] 账簿当稿纸[344] 危境中著述[347]
- 戴 震 / 怀疑精神[349] 精绘小戎图[351] 从小学解字[352] 忘年

交[354] 眼镜的故事[355]

龚自珍 / “一猿一鹤”[357] 告别“辛丈人”[359] 做名儒、名臣,还是名士? [361]

康有为 / “柳成絮”和“鱼化龙”[363] 日看云气夜看书[366] 公车上书[368]

林则徐 / 以谁为榜样[370] 学习外国新事物[372] 八千斤的大炮[374] 流放杂录[376]

谭嗣同 / 少年才子[378] 尚武任侠[380] “兰芝同室”[382]

梁启超 / 神童秀才[384] 孺子可教[386] 报业“骄子”[388] 爱吾师更爱真理[390] “百科全书”合上书页[391]

孔子及孔门弟子

孔丘，山东曲阜人，先秦著名教育家、思想家，有弟子三千，其中有七十二贤人。

幼年求学

当孔子 6 岁时，得知母亲要把他送进学堂读书，高兴得跑到院子里大喊：“我要上学了！”

当时，鲁国的官学也和其他诸侯列国一样，属官府设立的学校，所收的学生都是一些官宦子弟和有钱人家的孩子。孔家母子日子虽说过得贫寒，但因叔梁纥曾是郕邑大夫，属土的阶层。因此，也具有进入官学读书的资格。

孔家老大伯尼因有脚病，在学校经常受耻笑，幼小的心灵时常受到伤害。但自从孔子和哥哥共进一校后，别的同学再也不敢戏弄他了。当时，孔子虽说只有 6 岁多，但身体强壮，力气也远远超过同龄人。小哥俩同去同回，相互做伴，相互照顾。再也不感到孤独。

转瞬三载，孔子整日如饥似渴地学习，但家庭的变故，生活的磨难，使 9 岁的孔子过早地脱去了儿童的稚气，放学后，做完功课，稍有空闲，他便帮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扫地、劈柴、烧火，赢得母亲及乡邻们的喜爱。

一天，孔子放学后，不高兴地走到母亲颜征跟前说：“母亲，我不想上学了。”

颜征一惊，忙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先生每天只教那么一点儿知识，我读熟了，让他多教我一些，

他不但不教，反而奚落我。”孔子不满地回答。

“先生怎么能这样？他是怎么说的？”孔母又问。

“先生说，学生这么多，如果每人都像你一样，让我多教，我应付得过来吗？”孔子回答。

“先生怎么能这样？”孔母不满地说：“对求学上进的学生他应该鼓励支持呀！怎么能伤害学生的求知欲和自尊心呢？”

“他太懒了，我想换一个勤奋的老师。”

对于儿子的要求，颜征在犯难了。自古以来，都是老师挑选学生，很少听说学生挑选老师的。然而，做母亲的明白，儿子的天资、悟性较高，一般的老师难以胜任教育儿子的重任。既然儿子提出不跟“懒老师”学习了，她这当母亲的就该支持，为孩子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，为他的成才铺平道路。

颜征在想到了父亲。父亲的知识在曲阜都是数得着的，自己的知识也是跟父亲学的，名师出高徒，如果把儿子送到父亲那里去读书，是最好不过了。想到这里，她就对孔子说：“既然老师懒惰，不愿多教你功课。明天，你就去跟外祖父学习吧！他老人家知识渊博，足以为师。”

孔子闻听，连连点头。

从教多年的颜父，只因年纪大了，才告别讲坛，闲居在家。当女儿把外孙孔子领到跟前，说明来意后，二话没说，慨然应允，并安慰小女儿说：“放心吧！这个学生我收了，除了射、御两科外，我自信礼、乐、书、数四科足可为外孙师了。”

“这就够了，我也不想让他带兵打仗，射、御两科不必教他。”颜征在一旁忙说。

自此，9岁的孔子师从外祖父，专心致志地从他老人家那里汲取知识的养料。颜父一向疼爱孔子，深知这个外孙聪明，正确引导，日后必能出类拔萃。为此，颜父积数十年教学之经验，重在培

养孔子的观察力与思辩力。更注重让他获得相关的知识,举一反三,随着颜父呕心沥血的培养,孔子的知识面较之同龄学生,越来越宽阔。

光阴荏苒,孔子师从外祖父学习两年,大有长进。这两年里,颜父倾毕生所学,对外孙导之以正,严加教诲。孔子更是寒暑不歇,日月不倦,除《六艺》中的礼、乐、书、数熟记于心外,还对《诗》开始了学习。

有一天,颜父在给孔子讲述三皇五帝的治理之道时,见孔子似有所思,便勉励孔子长大后,也做个君子。

孔子有些想不明白,就问:“一个人怎样才能做个君子呢?”

对于勤学好问的孔子,颜父很欣赏他的学习态度,无论多么深奥的道理,他总是追问到底,直到弄懂为止,从不一知半解地去消化,更不自欺欺人地不懂装懂。面对外孙的提问,颜父耐心地解释说:“君子有三思,简而言之就是少年不勤学,长大了一事无成;二是年老不讲学,死后也无人纪念;三是有财不施舍,自己穷了时也没人救助。”

面对这么深邃的道理,孔子神情庄重地点头说:“丘记住了。”

“为人立世,首先要做个君子。当然,这个君子不仅仅是刚才说的三思,更重要的是在德行上严格规范自己,以自身的学识服务社会,教诲于万民,使自己在修身、理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人生大道上,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。”颜父继续讲述道。

正是这番话,在孔子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立志成才的远大志向,他默默地点点头,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做个治国、平天下的君子。

天有难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此后不久,颜父身染重病,卧床不起。弥留之际,颜父把孔子叫到床前,要他展开一捆书简,轻

声说：“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亦莫敢余侮。”颜父喘息了一会儿，吃力地说：“这上面的意思是出仕为官后，每逢接受任命或者提升职务时，不但不能骄傲或放纵自己，而且要越来越谦虚。开始时低着头，再就是曲着脊背，然后，就是弯着腰，走路时要顺墙根走，这样才不会遭到别人的毁侮或慢待。你记住了吗？”

外祖父病危，孔子心里十分悲痛，他哽咽着说：“外祖父教诲，孔儿永世不忘。”

颜父停顿片刻，又对女儿颜征叮嘱说：“仲尼有极高的天资，用心教育，日后必成大器，你日后要备施爱心，督促他的学习，切不可有半点儿懈怠。”

“父亲的教诲，女儿一定牢记。”颜征在见父亲病重之际，还在关心外孙的学习，深受感动，流着眼泪说。

休息一阵后，颜父又说：“我这一生，与书为伴。也没什么家产留下来。只是还有一部分藏书，都送给仲尼吧！”说完，眼神逐渐暗淡，就像一盏耗尽油的灯，终于熄灭。

颜家内外，一片哀声。自此，孔子开始了他“吾少也贱”的少年生活。

不耻下问

孔子的家境日益贫寒，到了春荒之日，生活更难以维持。附近人家都陷入贫困，谁还有衣服让孔母拆洗呢？往日纺出的纱也无处可卖。孔子见母亲为生活操劳，日渐憔悴，十分心疼。他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。一天，他走到母亲跟前说：“母亲，孩儿不想读书了。”

孔母一惊，忙停下手中的针线活儿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眼下生活日渐艰难，整个城里的人都在为吃不上饭着急，四处奔波。孩儿呆在家里读书，于心不忍，该为母亲分担一些负担

呀！”

“吃饭的事不用你操心。”孔母十分严厉地打断孔子的话说：“你现在正是读书的年龄，学习才是你的本分。”

“可是……知识不一定都要在书本上学呀！”孔子解释道。他见母亲生了气，把口气放缓些，又说：“我想，我可以跟着管庙的学礼，跟着吹鼓手学乐，跟着赶车的学习驾御，还可以跟着武士们学射箭。”

“孩子，你的想法不错，可这些都不是有身份的人干的，你是郕邑大夫之子，怎能干这些下贱的事呢？”

“母亲……”孔子近前拉住母亲的手，望着年岁轻轻，两鬓就已生出白发的慈母，心里发酸，动情地说：“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应该为您分担一些生活的压力。孩儿虽说只有14岁，但有的是力气，怎能忍心让母亲一人操劳呢，身为人子，不能为母亲分忧，也是孩儿的不孝哇！”

一番话使颜征觉得孔子长大了，他的身高不仅超过了自己，强壮的体魄也已呈现出了男子汉的风度和气质。她明白，该给儿子一些自由，让他到社会的风雨中去闯荡一下，增长知识；同时，生活的日益窘迫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，儿子的这种选择也是减轻自己的负担。只是想到死去的丈夫，还有老父临终前的嘱托，她还有些不安，恐怕孩子荒废了学业，有负丈夫和父亲的期望。

见母亲沉思不语，孔子有些着急。他摇着母亲的手问：“母亲，你说话呀？允许不允许儿子外出学习？”

“孩子，我担心……”

“担心什么？小鸟不飞出窝，永远上不了蓝天，马驹不奔向原野，永远成不了骏马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已经拿定主意了。”

孔子坚定地点点头。

“记住！你是士家的子弟，不能干那些有辱身份的事。”

“孩儿谨遵母命就是了。”孔子见母亲答应了自己的要求，十分高兴。夜晚，他仍挑灯夜读，想把外出学习的时间挤出来。白天，他走出家门，开始在城里四处奔波，希望能找到活儿干，挣些钱，贴补家用。然而，城里贫困的情况比孔子在家听左邻右舍传言的还要严重，到处是饥民，乞讨者比比皆是，有钱的大户人家户户大门紧闭，军队开始往城外轰赶饥民，乱糟糟的令孔子十分失望。

一连奔波多日，孔子除去帮助一家办了丧事外并未找到理想的差事。有一天，孔子正在街上溜达，忽被一个朋友叫住，那人问他有户人家有三四十只羊，愿不愿去放。眼下反正无事可做，孔子考虑了一下，便答应了。

孔子赶着羊来到城外的泗河岸边，他像一位军队的将官，指挥着羊群往东、往西，觉得很开心。在此，他结识了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曾点，即曾子，两人在放羊中建立了友情。

孔母对孔子要求很严，每天出门总要叮嘱他不要做坏事。对孔子的衣着，孔母也总是浆洗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虽然总是粗布衣衫，却保持着一副士族的打扮。

十三四岁的孔子，仿佛对任何事都有兴趣，他虚心好学，不懂就问。除了放羊外，一有空闲，就帮别人赶车、做吹鼓手。有时，还到通相圃去练习射箭，但更多的时间，还是到庙里向管庙的人学习礼仪。

当时，虽是两千多年前，但那时的中国就已是文明古国、礼仪之邦了。特别是周朝后期的鲁国，更是处处讲礼，人不学礼，无以立足。所以，孔子把学礼当做头等大事。一次，他有幸随着人群走进太庙，立即被太庙中新奇的景观吸引住了。太庙内庄严、肃穆，孔子对一切都感到新鲜，觉得这里的摆设都是那么神秘。

他不断地向旁人问这问那。热心人见他如此好学，就不厌其

烦地为他讲解。有的人认出了他，便讥笑说：“这不是颍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吗？不是说他很好学，很懂礼仪吗？怎么知识这么浅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见到什么问什么呢？”

孔子在一旁觉察了别人的议论与讥笑，他非但没有退缩，反而很有礼貌地走到那人身旁解释：“因为我年轻，不知道太庙里的事，就必须虚心向别人学习，这就是礼呀！”

那人听后，脸色发红，哑口无言。

两年多的闯荡社会，使孔子逐渐成熟起来，他从社会的底层不仅学到了许多知识，而且也长成了大小伙子，双目炯炯有神，说话声音洪亮。他用自身的劳动换来微薄的收入，使家里日子变得宽裕起来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一天，他帮别人办完丧事，很晚才回家，见母亲脸色蜡黄，躺在床上，一问才知母亲病了。他连忙请医生为母亲治病，但未见效。几天之后，32岁的孔母撒手人寰、辞别人世。那一年，孔子只有17岁。更为艰难的日子开始了。

苦练驭、射

家庭的变故给了孔子很大打击，母亲去世后，小院里只剩下孔子一人，寂静了很多。但是，孔子很快从丧母的哀痛中振作起来，他总觉得母亲在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，一想起母亲、外祖父的殷切希望，他的学习就来了劲头，学堂进不起了，他就自学，不但从竹简上学习，还从社会实践中学习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觉得一个人生在天地间，光有书本知识还不行，还必须学习社会知识，掌握谋生的方法。当时，作为一名有身分的男子，必须学习射箭、驭车，以便立足社会。

此时，一件令孔子终生难忘的事发生了。鲁国执政大夫季武子为了笼络人心，决定举行盛大家宴，宴请有名之士。孔子觉得自

己祖辈也曾是地位显赫的贵族，虽没有接到请柬，但也决定前往，以便结识社会名流，开拓视野，增长见识。不料，孔子刚到季氏府邸门前，就被守门人阳虎挡了驾，非但没让孔子进门，反而将他羞辱了一顿。在把孔子赶下台阶时，阳虎还嘲笑着说：“快回去放你的羊，当你的吹鼓手去吧！”孔子回到家，真想大哭一场。给人家放羊、当吹鼓手，靠劳动吃饭，难道就真的那么下贱吗？

不行！自己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，增长知识，拯救这个渐失礼仪的社会。想到此，孔子热血沸腾，他暗想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，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必须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，而这些单靠什么士族出身是很难实现的，只有靠自身坚韧不拔的毅力，以超常人的吃苦精神，不断地去奋斗、学习、追求，才能达到。而要实现这个目标，就必须学习，用渊博的知识充实自己，用知识、礼仪去唤醒世人。

孔子摆脱了被拒季门之外的烦恼，更加注重学习。同时，也开始练习射箭。孔子悟性很高，做事认真，练习刻苦、虚心好学，通相圃里的几位射箭高手都很喜欢他，每遇孔子提问，人们都耐心指点，孔子进步很快，没几天，那些射箭高手再也不敢教他了，都争着和他比试箭法。

一天，好友挽父曼由乡下进城，给孔子带来哥哥伯尼托他顺路捎来的粮食。孔子看见马车，立即请求挽父曼教他学驭车。挽父曼恰要给城里一家人拉石料，下午没事，就答应了孔子的要求。

挽父曼的马车属乡下那种载重车，不像城里有钱人家马车那样装饰豪华，但对于急于学习驾御技术的孔子来说，这些都是不重要的。孔子接过鞭子，坐到御手的位置。忙向挽父曼询问驭车的技术。挽父曼说：“其实，赶车是一项技术不太复杂的活儿，最容易学，只要掌握住牲口的习性和道路情况，做到眼快、手稳，前后左右吆喝准就行了。”

孔子在空中试着学抽鞭子，他思考一会儿说：“再简单也是一门学问，是学问就得用心去学，世间只有学而知之，哪里有生而知之的人呢。”孔子嘴上这么说，可他还太年轻，低估了驭车的技术难度，险些酿成大错。

马车驶出阙里街向东拐去，这条路是曲阜城主路，是鲁国的商业交往中心，店铺鳞次栉比，一家紧挨一家，小贩们不停地叫卖着，买的卖的为缺斤缺两、砣高砣低争个不停，街上行人络绎不绝。

见孔子把马车赶到这么繁华的街上，挽父曼有点紧张，不安地问：“你刚学赶车，应该到偏僻、人少的路上去，怎么赶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人多的地方才能练出技术，这里多风光。”孔子扬扬鞭子，一脸的得意。

“这里人多拥挤，容易出事故。”挽父曼还是有点不放心。

“不怕！有你这样的驭车高手跟着，怎么能出事故呢？”回答时，孔子又得意地晃晃鞭子。

“那也不能大意，鞭子毕竟在你的手里。”挽父曼告诫说，并往前靠了靠，警惕意外事情的发生。马车越赶越快，车后扬起一阵阵沙尘。

就在快要出街口时，突然，一个儿童从路右边胡同中跑出，并未看到快速而来的马车。孔子见马车就要撞倒孩子，一时惊慌失措，不知怎样处理。一场悲剧即将发生。这时挽父曼挺身而出，飞身下车，蹿到御马跟前，一把抓住缰绳，大喊一声：“吁——”那匹御马前蹄腾起用力往后一坐，马车停在街上，距被惊呆了的孩子只有两三步远了。

这时，孩子的父亲跑出来，虽说一边责备孩子不该乱跑，一边向孔子道歉，但孔子的心理仍然十分不安。有人认出了他，夸他驭车技术好，孔子羞红了脸，含糊其辞地应酬几句，忙驾车离去。走